

晉綏日報

原名：抗戰日報 第一六二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

財政處

通知

續奉諭旨：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即舊曆癸亥年十月十一日，起將用新製錢一律停止使用，不准再向各該地方政府兌用銀兩，所有各處關防銀兩，例四八年度至奉票者，希速前來核收，以便照數核對存用。特此諭知。

李可全兒：

慈母白文人，前年九月入伍，去年八月從五福鄉同一個，說在順門軍正警衛連，以內再無音信，不知開往何處，見報後，希脫家裏來信，以知你母你妻想念。如有知其下落者，敬希來信告知，不勝感禱。 僑寄四縣白鶴公房轉奉慈教。

#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

# 關於處理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的檢討

讀者按：昨日本報刊登了朱家莊取象，重刻海濱任運達給的傳導稿，又獲得了市南諸位的文章。本文係由八分區重新起草轉來，並附函說明：本文經會議通過，上午的討論修正，大家咸感滿意，此間對此估計頗為樂觀云。我們同樣抱極大的熱情與熱誠的態度，對本文展開討論，深望八地委與參加討論中堅持所談立場的同志們，經過與反對者及抱持誤見者的熱烈鬥爭，特別將以充分信賴報案，依其來定此取象的精神，克服了反對者，正確的立場與觀點，若本文上駁了錯誤的意見，最後正確地，投給取象的意見，處置了任運達稿，這是使人非常感動的。然而，綜觀全文，我們深感八地委及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中，對於這一問題爭論的嚴重性質與意義，尚缺乏明確的認識或認識不足，因此本文對於過去的錯誤以及對於伊爾山那些反對的、錯誤的意見，批評的極不尖銳和犀利，甚至有些地方，要變了飛殺觀點與階級立場依然不鮮明確，這對今晚的八分區土地改革，徹底消滅封建與封建的任務，有重大的影響和關係；因此，編者特在文中重提問題方面，加上按語，將原文刊出。希望八地委及參加該區土地會議的同志們及讀者認真研究，展開討論。文中的按語是編者不完全的，而且可能有不妥之處，尚希指正。與原文個別字句上稍有刪改，但原意均未變動，特此一件聲明。

分區財經會議，快結束時，報上登載指出朱家莊工作區在處理任運達問題上的錯誤，於是，大會決定：在土地工作會議上，首先檢討這一問題。由於大會對朱家莊提法，又決定立即檢討與實際結合，一劃大會討論，一面發動黨羣重新處理任運達問題。把劃大會八個小組，分別深入各問題，報區黨羣意見，聯合大會討論。土地工作會議上，經過十天激烈的爭論，任運達問題，終歸圓滿解決。整頓情形如下：

### 會議主要爭論

## 及解决爭論的辦法

土地會議於九月十一日起，曾以檢討作樂案問題，是時爭論，主要分歧是：任建榮是不是幹辦？有一種說法，說他是幹辦。（一）從四一年起，費渡無所不家莊工作（任建榮當了該村團長）。四四年日寇來莊駐紮時，調他到三區黨委工作。四五年反攻後，又調任該區及文水六區抗聯主任，直至今年五月撤職。開除職務前，是黨員幹部。（二）在抗日時期，堅持（在）宋家莊工作，接濟我們公開幹部活動，完成任務，在觀念上，還算好的村莊。（三）他是中農成份，不具備一份子。至於他的罪惡，也沒有報上說的嚴重。如該女同志，今舉婦女鬥爭部的大會上，只有任受高的婆姨一人提出：「向領他乾幾幾月子的對年，乾他強盜過。」人們估計，他受淫婦女，最多不超過十個八個。（四）若按：同志們，這裏我們必須提到：在九月十日，本村對一處惡任建榮重賞之檢討一文中，會明確指出：「……在任建榮這類的壞蛋，即使幾點犯「奸」事，也是投機性的，是投機分子的「壞」，亦須在打倒之列。」特別走的是九月十三日一分區土地鬥爭會中全體同志的一文中，更尖銳而痛切的指出：「……任建榮問題當作幹辦問題，不能分清敵我，造成主觀上不充分分的包庇任建榮的事實。把與己份子、奸細份子和混的幹部拉到一塊，便把任某的一切罪惡放在富的身上，糊塗了黨對富的正確認識。還是不可彌補的損失！」起而了這一些話，對於鄉裏的這一個人，真是所助所反的，他們爲了減輕與包庇任建榮的罪惡，決然不讓區任建榮的一切滔天罪行放在富的身上，他們所計較的是任建榮裝窮人也沒有報上說的嚴重些，最多不超過十個八個

大會決定先交群衆處理

於是大會決定，先交群眾處理，在群眾的聲援中，再通過思想，夢實侯富山、姜樹榮等九同志組成工作團，幫助群眾工作。但在二十七日各村開會中幾大會上，絕大多數表決通過「病死」等數人主張打一頓，坐禁閉一不同的反映中「多數人主張打一頓，坐禁閉一不同的情況」又引起激烈的爭論：這次表決，是否代表全村大多數意見？一種認識，是大多數意見是全村群眾受逆援阻是一致的，祇有輕重不同，少數敵對嚴重者應決決他處吊死。他處吊死，是敵人是同情的。另一種認識不同，認為敵人是少數人援助之下進行的，敵人也是

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榮問題的錯誤的關鍵

四月間，由羅亞強與同志領的工作團，在分區民衆任亮同志幫助下，求索家莊工作。但由於缺乏經驗金，沒有深入調查，主觀估計太「左」的人作怪，再加上對於任亮（是藍黑英雄）的結息，工作一月，毫無結果。五月初，周鳳鳴同志接特強英、任亮工作，地產負責同志亦開始重視。榮樹棠同志認為：任亮與嚴重，是個一新團體，應交葉東直接領導，但又強調他是「廠人屬」負責人之一，對取康有一功」。他的錯誤，就有即時糾正。場上也聽負責，他是中農成份，是一內部問題，特別是並：處主任建築，在八分區是一個一廳」，要「慎重」，要加個「領導」，這種思想議論，直接影響了工作團工作人員的觀察。（總省按：榮樹棠同志開始既然已經肯定任亮為一新團體），而將他劃歸在考慮之列；但是他又覺得什麼又要使任亮的成份上打圈問題，而且又與黨部來得到待遇了這是個矛盾，應當三個月以後再分析清楚，在最後一節難上加

到群眾中去

### 找結論

於是，大會就緒，某報某報反映，劉軍集中去找結論。結果所得：除漢口和任道揚近的少數軍隊數目認為「一分國策」外，大部份人說：「劉軍集中除了剿共」，以開為單位調查：七、八、四、五、六、十、十一家中，八家不贊成處死；七、八、四、五、六、十、十一家中，紙一家不贊成處死；其餘都說：「死的不冤」，至此，爭論確於一紙，「是大多數軍隊意見」。

那麼，抗議引起爭論呢？大家的答覆是：「獨立樹不明確，自己沒有受國廷屈的客體，不了解受辱國民的心情，沒有站在國民方面」。

時，但亦不深淵。」（附錄鳴同志初來時，曾說「一點決」表示：『要黨報，不要領導的領導報』），放手交與黨處理，但又認為「幹部錯銷，是內部問題」，「任選派是中島成份，管理他，對他和地主問題不同」。因而，在放手讓黨經營報紙後，就以「中資第一家人」、「民主主義第一等忠一教育」黨案。主張「釜底抽薪」，以破壞轉移黨案的仇恨。事實上，是對任建輝包庇，誤殺黨案情弊。甚至，在過橋之後，丁作周還請他參加國一大研究定成份的會議。

以上，各領思想錯誤的中心錯誤，是把黨案和幹部對立起來，自己則站在「幹部」方面；吳祖德不明確，缺乏階級立場，缺乏黨義原則；羅賓松、黃炳南則以上各領思想錯誤的錯誤，是這黨案和幹部對立起來，「正確的理論提出是非常複雜的。其實，在一堆歪曲地工作會幹全體同志的意見中，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來過，他們說：米家莊工作團，由於階級立場不明確，由於作風上的老一套，是形成整黨錯誤的主要原因。」如有異已投機份子從中活躍，問題就更加嚴重了。」這一看法，今天看來，顯然是正確的。但八地委在河東即這樣輕率的提出問題，可見，八地委對那篇文章的觀點和論點，還沒有透澈的了解或全部接受，仍門面在重提起八地委同志們的注意。）

這一錯誤，一直存在於後來土地改革中，沒有接受黨案意見，徹底鬥爭封建官僚，沒有即時宣佈「窮人當家」貧民極度優待，沒有認真地建立貧農組織，清理田場查帳。

（下接第二版）



# 為前綫將士趕送棉衣

## 興縣翻身農民組大運輸隊 連夜翻山涉水，戰勝困難

（本報訊）上月中旬，連降大雨，興縣一帶，災情慘重，棉衣缺乏，前綫將士，尤感困難。興縣翻身農民組，為救濟前綫將士，特組織大運輸隊，連夜翻山涉水，戰勝困難，將棉衣運往前綫。該隊由翻身農民組長王德勝領導，成員包括翻身農民、青年團員、婦女等。他們不畏艱辛，日夜兼程，終於將棉衣運到前綫，受到將士們的熱烈歡迎。

### 公商總與校不願運輸隊住宿 三交供糧公商拒絕住校

興縣西關主任竟敢拒絕住校等

# 九分區某縣駐軍 幫羣衆收秋人工三千餘

（本報訊）九分區某縣駐軍，為幫助羣衆收秋，特組織人工隊，收秋人工三千餘。該隊由駐軍指揮，成員包括駐軍官兵、翻身農民、青年團員等。他們在駐軍的帶領下，日夜兼程，終於將秋收工作完成。駐軍對羣衆的辛勤勞動表示慰問，並表示將繼續支持羣衆的生產活動。

### 綏蒙各機關 節省大批糧食草料

（本報訊）綏蒙各機關，為節省糧食草料，特組織節約委員會，監督各機關節約糧食草料。該委員會由各機關負責人組成，成員包括各機關負責人、青年團員、婦女等。他們在各機關的監督下，嚴格執行節約制度，確保糧食草料的合理使用。

### 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 關於處理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的檢討

（上接第二版）

（本報訊）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，關於處理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的檢討。會議由八分區土地工作會議組長主持，成員包括各縣土地工作會議組長、青年團員、婦女等。會議就任達榮（雲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，並達成了一致意見。會議認為，任達榮（雲）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必須予以嚴肅處理。會議決定，將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移交有關部門處理，並要求各縣土地工作會議組長，加強對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的監督。

### 洪趙區民主政府 組織武裝村公所

鎮壓匪徒爪牙活動

（本報訊）洪趙區民主政府，為組織武裝村公所，鎮壓匪徒爪牙活動，特組織武裝村公所。該公所由民主政府組織，成員包括民主政府官員、青年團員、婦女等。他們在各村公所的支持下，嚴厲打擊匪徒爪牙活動，確保羣衆的安全。民主政府對羣衆的支持表示感謝，並表示將繼續加強對羣衆的保護。

### 幾點結論

（本報訊）幾點結論。會議認為，任達榮（雲）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必須予以嚴肅處理。會議決定，將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移交有關部門處理，並要求各縣土地工作會議組長，加強對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的監督。會議還認為，各縣土地工作會議組長，應加強對羣衆的宣傳工作，提高羣衆的覺悟，確保羣衆的生產活動順利進行。

（本報訊）幾點結論。會議認為，任達榮（雲）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必須予以嚴肅處理。會議決定，將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移交有關部門處理，並要求各縣土地工作會議組長，加強對任達榮（雲）問題的監督。會議還認為，各縣土地工作會議組長，應加強對羣衆的宣傳工作，提高羣衆的覺悟，確保羣衆的生產活動順利進行。







各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處境極狼狽

羅馬市選結果  
左翼集團再佔優勢

# 法罷工工人

參加人數增至七十萬

# 參加人數增至七十萬

(巴黎訊) 法國工人爲要求增資而舉行的大罷工，自十四日以後，罷工工人已增至七十萬，在十三日，仍繼續堅持中。拉馬第政府，祇能於十九日舉行市鎮鎮，克服工人的罷工行動，但其挑撥分化罷工陣營的方法，僅使爲數極微的三千萬人工復工。由於罷工場工人繼續罷工的结果，一法政府迄十七日下午止，尚未能作任何列車行動。(合衆社)。當局與工會方面雖目的勝利，亦由於拉馬第堅持其反動政策，毫無結果。然罷工發展之趨勢及其可能之巨大影響，已使法對反動武裝恐莫名。合衆社稱：拉馬第當局於十七日晚開始一採取強硬態度，準備於必要時使用武力。該社又稱：美合衆社撥款委員會主席勃里奇，十七日在倫敦發表記者招待會中宣稱：該會諒會目一已告法政府，美國援助之遲延及多少，將完全以法國是否摒除共產主義及停止罷工而定。因此，拉馬第之一強硬態度，顯係執行其美國主子的命令。美法反動派此項有碍法國人民脫離的腹內，雖法界估計，或將使巴黎工人的罷工不可避免。 參

局當區佔蘇境德  
施措新利福人工進增

當局爲增進工人福利，令  
面而暫行措施。該區區司  
審可洛失，並元師士日員  
發傳命令，要求僱傭估價  
工人每日供給一百份份熱  
餐，不收餐券，俱未完成  
生諸任務的工廠不能享有  
此項權利。命令並規定自  
一九四八年四月起，重工  
業工人可獲得二十四天的  
休假，其他工人可獲十二  
天休假，工資都照付，各  
大工廠並將設立診療所及  
護士。

八九月間風潮消息：蘇俄區九  
生海計劃完成百分之九十九  
之百。

心的士戰了動激血的太太老

那賊將賊出房時，忽然從山下跑來一位老太太，約有六十來歲，她一見我們，就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下，我們都驚奇的跑上去，呀呀！首先看到的是一隻血淋淋的胳膊，老太太被我們緊緊圍起來，她指給我們，就彷彿見到她的親兒子一樣的低泣着，訴說着她不幸的遭遇：

「夜天勾子軍到了平陸村，村裏的年青人都跑光了，連個小孩子都不見，害得我把丟下幾半死不活的老人，街上的槍聲一拍拍的一拍的一陣，我躲在炕上，嚇得我連炕上的槍聲一拍拍的一陣，一俁勾子軍推開我家裏，向我要十石糧，天爺爺，就是房頂上的土全賣了也交不夠，十石糧呀！勾子軍就搜我，一個走了又來了一個，這個勾子軍一來就抓我的兒，叫我馬上拿出一石糧食，我真發愁，這可不識的兵啊！我嘆了一聲，那兩個勾子軍從腰裏掏出盒子槍來，還叫我打了一槍，這發右胳膊就不管事了，流了一大灘血……」

老太太說着，疼得她咬緊牙，看時，是我衛生員同志已在炕上藥治療。老太太又繼續說道：

「我的們就搜括啊，我看見他們不注意我，就溜出來，跑到村外，打開了一下，說是你們到了，這，我一口氣說來，總算找到了……」老太太出了房，眼淚汪汪的，向我們說：「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！」

戰士們聽着老太太的話，看着老太太那雙血淋淋的胳膊，進口的緊緊的圍着自己在槍，一個青年戰士紅潤的臉，用激動的聲音，說出每個人心裏的話：

「敵人這奸好的殘傷，我們到前線上去戰敵人，多麼快，給你老人家報仇！」

戰士們又看了看老太太，濕潤的心隨着過問的大步，出發了！

佃户的苦情

新垣

「枉疑不如當雇工，當雇工不如當長工，租地不如做業主（當佃戶）。」這就是縣縣平川苦荒農民流傳下來的一句養生格言。當他們擁有覺悟以前，認爲給地主做長工，房屋，地土，農具，牲畜，糧種都有了，又可抵銷籽種，……究竟價值生活怎麼樣呢？請看大牛槽佃戶們的苦惱吧！

**嘆數**

當佃戶給地主做長工以前，地主預先叮囑佃戶「不吃一嘴穀」，「一嘴穀」是地主給佃戶抵銷的口糧，按地主所有的土地畝數規定的，每畝三升或五升，如一人承租不了，可另找幾手共同耕種，但分根時仍按兩份分。那個佃戶侯昌昌說：「一嘴穀」是五斗，其餘有沙子，有虫，五斗無銀三斗。一嘴穀雖細，飯碗肚子的佃戶也得忍心吃下去。佃戶王山說：「不吃一嘴穀」地主不種地，另找家正屋，一畝地，每年吃一斗，秋天還一斗半，就是七月吃一斗，秋天也是還半斗，說下吃兩石，吃不夠半按兩石算，今年兩石明年也是兩石。一「嘴穀」的孝父親說：「一嘴穀」是人家老人手留下的規矩，還明明是地主的偷平（便宜）。趙三毛說：「一畝地，豈不是拿這規矩欺制咱路人。」

**分根**

秋收，鉅草，種，都是佃戶完全負責，或是按麥子地主補貼幾個工，原因是將佃戶重了。分根一般是一畝三斗，佃戶其他東西或負擔就不一定仍按舊例。那大銀毛說：「一畝地，按三七攤銀，咱沒錢，給家出上利，收麥時扣歸麥籽和種籽的本利。麥錢還不歸分，家權給牲口吃，自己只能分三升穀。豆腐，一斗豆腐升三升穀。牧下根的乾草，麥後發全風草的，麥子歸咱們的，山藥蛋三分咱們能分一分，主麥子不論咱們和顧子，三分分咱們也只能分一分。」他又說：「我給任三老財做長工，分根時他親自到場拔升，用

下，川水滿又得氣，你看  
「吃些少虧！」一應官才論  
那夜卯做醫生，「一鉢龍起  
場，人家說有誤喊來啦，  
明天再分說，趕到明天去  
看，糧食堆壓了糧。」  
玉山說：「分浪時，地主  
金鋪早把損價有話好，  
甚貴他多分，人家說家  
裏有錢用，幾日錢日倒喻  
了！」

彈。冬天下了雪，地主不  
起來，佃戶一早就得把門  
裏門外和去茅房的路打掃  
乾乾淨淨。過年時，推  
磨，磨旺火，貼對聯，推  
豆腐粉，一匙天吃的水，支  
粍的現現成成，才給佃戶  
己的家裏過年。

邱潤潤給地主邱克成受  
了一年，臘月二十九人家  
叫他去掃錢了，心裏要止怒

無代價勞役和人格上的汚辱

「挑鹽上船（有飯工錢），拘拿起團，捆水婦草，打差事，送鹽館，辦草吸煙毒……」這都是佃戶做的生活，大銀毛棉，馬皮印做盤生，每天得四五担水，大家山嘴拿了一畝，每年就得丁二畝，這水是乾旱用的。他說：「飲牲口，巴花，做鹽洗衣服，洗屋片，一共給三斗半穀料新舊用，掃院三五天就得一次，掃院是咱們的，也是咱們的。」人家兒媳婦到了，坐上轎說：「人家不吃的咱吃了

